副刊

2020年5月8日 星期五 庚子年四月十六

责任编辑:居永贵 式:张 勇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刊头题字:周同

■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编者按:

汪曾祺先生1997年去世以来,有大量他的作品集出 。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出版,今年是汪曾 祺诞辰100周年,又一部20卷200多万字的《汪曾祺别集》由

别集,本来是汪曾祺为老师沈从文的一套书踅摸出的名字,

如今用到了他的作品集上。这大概是老头儿生前没想到的。

沈先生的夫人张兆和在《沈从文别集》总序中说:"从文生前, 曾有过这样愿望,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印一套袖珍本小 册子。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不在于如何豪华考究,只要字迹清 楚,款式朴素大方,看起来舒服。本子小,便于收藏携带,尤其便 于翻阅。"这番话,用来描述《汪曾祺别集》的出版宗旨,也十分合 适。简单轻便,宜于阅读,是这套书想要达到的目的。当然,最好 还能精致一点。

这套书既然叫别集,似乎总得找出点有"别"于"他集"的地 方。想来想去,此书之"别"大约有三:

一是文字总量有点儿不上不下。这套书计划出二十本,约二 百万字。比起市面上常见的汪曾祺作品选集,字数要多出不少, 收录文章数量自然也多,而且小说、散文、文学评论、剧本、书信等 各种体裁作品全有,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他的创作风格。若是和

星汉文章、读蜜传媒联合策划编辑,即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 推出。

这套别集由汪曾祺先生哲嗣汪朗主编,并由其家人及 深知汪曾祺的作家、学者、编辑协同编选而成,包含小说、散 文、剧作、诗歌、书信等。别集底本为初版本,参以手稿,美 信俱备。每卷各有独立主题,汇为汪汪巨浸。

本版特刊发这套别集的总序和部分分卷的编后语,以 飨读者。

《汪曾祺别集》总序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汪曾祺全集》相比,《别集》字数又要 少许多。《全集》有十二卷,约四百万字,是《别集》的两倍,还收录 了许多老头儿未曾结集出版的文章。不过,《全集》因为收文要 全,也有不利之处,就是一些文章的内容有重复,特别是老头儿谈 文学创作体会的文章。汪曾祺本不是文艺理论家,但出名之后经 常要四处瞎白话儿,车轱辘话来回说,最后都收进了《全集》。这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别集》则可以对文章进行筛选,内容会更精 当些。就像一篮子菜,择去一部分,品质总归会好一点儿。

上是编排有点儿不伦不类。这套书在每一本的最前面,大都 要刊登老头儿几篇与本书有点儿关联的文章,有书信,有序跋,还 有他被打成右派的"罪证"和下放劳动时写的思想汇报。在正文

之前添加这些"零碎儿",可以让读者从多个角度了解汪曾祺其文 其人。这种方式算不得独创,《沈从文别集》就是这么编排的,只 是一般书很少这么做。也算是一别吧。

再有一点,就是编者有点儿良莠不齐。这套书的主持者, 以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居多,他们大都对汪曾祺的作品有着深 入了解,也编过他的作品集。有的当年常和老头儿一起喝酒聊 天,把家里存的好酒都喝得差不多了;有的是专攻现当代文学 的博士;有的被评为"第一汪迷";有的参加过《汪曾祺全集》的编 辑;还有的对他的戏剧创作有专门研究……这些人能够聚在一 起编《汪曾祺别集》,质量当然有保证。其中也有跟着混的,北京 话叫"塔儿哄",就是汪曾祺的孙女和外孙女。她们对老头儿的 作品虽然有所了解,但是独立编书还差点儿火候。好在大事都有 专家把控,她们挂个名,跟着敲敲边鼓,不至于影响《别集》的质

这套《汗曾祺别集》是好是坏,还要读者说了算。

汪曾祺在云南,准确点说,主要 是在昆明,住了七年,一九三九到一九 四六年。这七年中的大半时间,他是 在西南联大的校园中度过的。

西南联大的编训生。

□ 杨早 汪曾祺回忆西南联大的文字不在少数,他对联大的 情感似乎是历久弥新。有趣的是,一直念着母校好处的 汪曾祺,当年却因为找不出一条没有破洞的裤子,不好意 思去飞虎从报到当翻译,违反了当时大学毕业生必须为 军队服务的规定,连毕业证书都没拿到。严格说,他只是

这却一点儿都没损害汪曾祺对母校的感情。

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 联合成立的,八年时间,学校的设备、条件当然无法与和 平时期相比,教授、学生生活清贫困苦,却人才辈出。有 人甚至认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 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 汪曾祺的回答是:"自由。"

看汪曾祺的回忆,西南联大是一个怪人、怪事空前 集中的地方。这里有绰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同 学,有在敌人炸弹来袭时留守学校、只为了炖水糖莲子的 怪人,有打着无锡控把词念一遍就算讲解完毕的先生,有 养了只大公鸡和自己同桌吃饭的哲学家……

西南联大的学风,"宽容、坦荡、率真",简单六个字, 汪曾祺惟崇了一辈子。他说自己当初之所以选择西南联 大,就是因为听说这三所大学特别是北大,学风相当自 由,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他就是冲 着这"吊儿郎当"来的。

西南联大的自由和宽容成全了汪曾祺,他可以在上 课时间随意地泡茶馆,在茶馆里写作甚至完成自己的考 试卷,观察各种各样的人和生活;他可以任意选择感兴趣 的课程旁听,也可以独自一人"乱七八糟"地看书。

联大的老师们,教给汪曾祺的与其说是具体的知 识,不如说是一种为人为学的风采。汪曾祺的笔下,那些 学识渊博也各有怪癖的先生,每一个都值得他好好来写 一写。联大的老师重报告而轻考试,他们爱惜并尽可能 地激发学生们的才气,他们不怕学生的"新"与"怪",只担 心平庸。尤其是汪曾祺所在的中文系,它的民主自由风, 在联大诸多院系中格外浓重。

"开放",是汪曾祺形容联大中文系精神时曾用到的 个词。他说那时还没有这个词,但确有这个事实。在 学风上,联大的"开放"促成了汪曾祺初学写作时的格调,

他能够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学传统中 汲取多方营养,这是汪曾祺的幸运。

汪曾祺在"自报家门"时,曾说: "我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大部分时

间是看翻译小说。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纪德,后 来是萨特。我二十岁时开始发表作品。外国作家我受影 响较大的是契诃夫,还有一个西班牙的阿索林。……我 读了一些伏吉尼亚·伍尔芙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小说的 片段。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受了意识流方法的影

汪曾棋初学写作时期的作品明显受到西方文艺思潮 的影响,实验意味浓厚。其实不止是他,他的老师辈作家 在西南联大开放的校园文化中,都在经历着写作生涯中的 "转型":诗人冯至在《十四行集》和《伍子胥》中探讨着纯粹 艺术形式和超越性的哲理命题,小说家沈从文在《看虹录》 中进行着更为繁复的文体实验,诗人下之琳特而探索散文 化小说的叙事和文体。

成熟作家的转型与初学写作者的实验,都需要文化 氛围、文化信息的开放,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教师构成、 学术氛围、教学理念……为他们提供了这么一个空间。

汪曾祺就是在这样的空间里,写下了相当一部分收 人《邂逅集》里的小说习作,这些习作里,"西南联大"的烙 印至为明显,"高邮记忆"同样若隐若现。这两大特质,构 成了汪曾祺毕生创作的两大基石。

多年之后,汪曾祺成为回忆西南联大的最重要作 家。这些回忆中,散文多而小说少。而少数几篇写昆明 与联大的小说,气质仍然独特,不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 写高曲的强调"叵图即实主义,叵图民族传统",这些写云 南的篇什,依然透着一点儿古怪,一点儿漂泊时代的逸 气,还有那种随脚出入的阿索林式的俨然无事。

汪曾祺坚持认为,母校留下的最宝贵财富是 "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格 调,难于确指,但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如云流水, 水流云在"。在昆明的西南联大,给汪曾祺的文学 滋养,相对于苏北小县的古典氛围,是一种极大的 提升与改造,无怪八十年代的汪曾祺要化用苏轼的 诗句来表达这份感怀之情:"羁旅天南久未还,故乡 无此好湖山。"

这就是汪曾祺,一个生于高邮,却是在联大的 特殊气氛中"泡"出来的作家。

"改写"是汪曾祺文字 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汪曾祺先后在《北京文艺》 《说说唱唱》《民间文学》杂志做编辑,来稿参差

不齐,有时要亲自动手,帮搜集整理者改写民 间故事,工作已经溢出编辑的职业范畴,某些 篇目便也共同署名;六十年代转行到京剧团 做编剧,改编戏曲剧本是职分;八十年代恢复 写作以后,除了新的创作,重写或改订旧作,也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部分。

汪曾祺改写《聊斋志异》的系列小说《〈聊 斋〉新义》,最初四篇发表于《人民文学》一九八 八年第三期,四篇中的后三篇是一九八七年 他在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期间完成 的。在那段时间的家信里,他多次提起这些 稿子,还说"我觉得改写《聊斋》是一件很有意 义的工作,这给中国当代创作开辟了一个天 地"。至于其动因,他在后来的文字中略做过 交代,如《人民文学》所刊《〈聊斋〉新义》的后记 中说:"我想做一点试验,改写《聊斋》故事,使 它具有现代意识,这是尝试的第一批。""我这 只是试验,但不是闲得无聊的消遣。本来想 写一二十篇以后再拿出来,《人民文学》索稿, 即以付之,为的是听听反应。"不过,直到一九 九一年十月写就的《虎二题》,也仅完成十余 篇。《上海文学》一九九二年第一期发表的《汪 曾祺新笔记小说三篇》,《樟柳神》取材于《夜雨 秋灯录》;《明白官》《牛飞》两篇,只标了"出《聊

□ 李建新

斋志异》""据《聊斋志异》", 没有另加"《聊斋》新义"的 副题。改写《聊斋》的计划 难以持续,选材不易大约是

一个重要原因,他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写给 夫人施松卿的信中即说:"我带来的是一选本, 只选了著名的几篇,而这些'名篇'(如《小翠》 《婴宁》《娇娜》《青凤》)是无法改写的,即放不 进我的思想。我想从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篇章 改写。"

稍早一点完成的《拟故事两篇》,同样是 "语言试验""文体试验",一九八七年八月,汪曾 祺接受施叔青采访时明确说过:"比如说佛经的 文体.它并不故作深奥,相反的,为了使听经的 人能听懂,它形成独特的文体,主要以四个字当 主体,我尝试用通俗佛经文体写了一篇小说《螺 蛳姑良》,其实各种文体都可以试试。"

由此上溯至五十年代参与整理的《鲁班故 事三篇》《牛郎织女》,虽然作者发挥的空间极 小,但也渗入了其独特的文学气息;下延到九十 年代"被逼迫"写作的《释迦牟尼》,仍是"试验" 的余绪,对译经体的运用更加自然纯熟。

《〈聊斋〉新义》是集束式的"试验"成果,并 非汪曾祺作品中的主流,也不如他预想的那 么"成功",却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甚至, 这样的支流在某种程度上援助了主流。本书 以《〈聊斋〉新义》为主体,集合了作者各个时期 的"改写"文章;书后并附《聊斋志异》和《夜雨 秋灯录》相关原文,以便读者对照阅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还 是造纸厂一个青工,第一次读 到汪老发表在《北京文学》的

小说《大淖记事》, 清楚记得当 时那种兴奋、发呆、木愣。这是写我们高邮的,还是 离我家不远的"大脑"(我们当地人就这么写) 后 来这篇小说在青工中传阅开来,阅览室有些期刊杂 志的精彩处总被撕走,而这一期刊物一页未缺,大

家视如珍宝。 汪曾祺是谁? 怀着隐秘而长久的好奇心,我 读了他很多作品,跟踪了解这位作家的生平、文学 成就,更加感动于他不遗余力地用作品描摹故乡高 邮,而他的旧居竟然与我家只隔几条巷子。

似乎我们,是的,我们大多数人,原来对家乡很 无感,读了汪曾祺的作品才会有意识反观自身,原 来这个地方这么美丽,有这么多可爱的景致、事物 和人,才能更理解一个远离故乡的人对故乡的极致 感情,那是一种文学性的审美的爱与再创造。

如同沈从文笔下有个"凤凰",汪曾祺有一个 "高邮"。现在,高邮人都津津乐道于"高邮出了个 汪曾祺",对他作品里各有所本的人物如数家珍,知 道《小姨娘》《小孃孃》写谁,清楚《侯银匠》的后人还 在,被电视台采访报道过;生活中,"戴车匠"的儿子 跟我一直有联系有交往,经常给我讲东门大街上的 故事;《异秉》里王二的孙子曾经是我工厂里的同 事,还在东门大街上卖五块钱一联的蒲包肉,人人 爱吃、奉为正宗……

这些年到高邮来寻访汪曾祺故居、故人、故事 的文学研究者、作家、汪迷越来越多。我最早接待

过作家苏北,一九八八年我和 他一起逛了东门大街,爬了大 河塘(运河堤),登了文游台, 拜了王氏纪念馆,还偷偷地去

打量了一番汪曾祺小说《皮凤三楦房子》里的高大 **让原刑 他当时在用一台手摇机晃锋皮鞋 我们俩** 一致肯定,汪老描绘的"倒放的鸭梨"跟高大头的头 像极了!

有幸生在高邮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汪老 家乡一个文学爱好者,可以说,他笔下高邮的河流、 巷子、旧居、街道、寺庙、药店、铺面……我都有涉 足,可当索隐;他展现过的高邮人与物产,我一一印 证,如读方志。如果文学精神有辐射的功能,我今 生能从事文学创作与编辑,也是一种其来有自的传 承与延续。

说起来,与汪老之间,我自认有一种特殊的文学 缘分。一九八六年第五期《雨花》发表了汪老的散文 《故乡的食物》,我发现在"焦屑和炒米"一节里"暖老 温贫"四字缺失,斗胆给汪老写了信求证。他立即给 我回信,说这篇散文将来如果收集子,当依照我提供 的资料改正,并盼望我来信谈谈高邮的现状。这封 信我已经捐给了汪曾祺纪念馆。他一定想不到,这 样的读写往来,对家乡的小青工带来多么深远的影 响,并且在三十多年后会编选他的《故里杂记》。

这本《故里杂记》选入二十九个短篇小说,集中 反映了高邮的世情人物、风土乡俗,写尽了平凡市 民"人活一世,草木一秋"的美感与哀愁。这里有百 工居肆,人情丰稀,读者可以当一部朴素洁净的"高 邮梦华录"来细读了。

上次提笔写爷爷,已是八年 二〇——年冬,《老头儿汪 故事里的故事 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一书 再版,出版社提出,原书是从子

女的视角写自己的父亲,新版可以加入孙辈的追 忆,也算是回馈新读者的"彩蛋"。当时接到任务 未及多想,开始动笔却干难万难。 酝酿许久,艰难 成文,之后大病一场,及至次年换了一份工作,从 司法系统转到了文化管理部门,大约也是借着写 文章完成了一次自我检视和自我和解。毕竟,因 着一句"我是法盲"被媒体口诛笔伐的老头儿已经 不在了,学法数载,待到自己独立落槌审案,终于 确定了我似乎也不是嗑法学这棵树的虫儿,还是 及时并线改道,避免误人误己。

写《"名门之后"个中味》的时候,爷爷还是个 不那么大众的作家,虽然已被写进了文学史,但没 有太高的社会知名度,读者圈子并不算大。近些 年来,老头儿越来越"有名"了,大约是作品被选入 了不少地方的中小学课本的缘故,喜欢他的读者 已是上至耄耋,下至稚童。今年四月,朋友告诉我 老头儿的话题上了热搜,打开微博,关键词竟是 "汪曾祺好爱吐槽一男的",读者评价他的作品"自 带弹幕",说除了他,从未见过哪个作家在小说里 用这么多的"()",如此积极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想 法。于是,老头儿继"最后一个士大夫""纯粹的文 人""人道主义者"等光环后,喜提新称号"作家里 的内心帝""图书界的 bilibili",也算是高大上和 接地气兼备了。

这应该是好事。不管读者爱的是他开放通 达的胸怀、清淡隽永的文字,还是醇厚至美的乡 情、食指大动的美食,总归能让更多人喜欢读读 书、做做菜,让日子过得更有些滋味。但有时也觉 得不安:幼时课本里的"大家"似乎大多并不受学 生待见,如有篇目需要背诵更是极大拉低好感度; 且老头儿的文章如果用在立意剖析、段落概括、中 心思想提炼之类的题目上,约莫对出题的老师和 答题的学生都是种折磨。前些时日,同事带着上 小学的女儿来单位值班,小姑娘说自己特别喜欢 汪曾祺爷爷的文章,学了课文之后就去书店买了 好几本他的集子。我好奇地问她喜欢什么,小姑

□ 汪卉

娘嗫嚅许久,说自己也说不出为 什么,就是喜欢。我听了大感欣 慰,也甚为惭愧,毕竟我在念小学 时,还在批判老头儿的作品"没词

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历经八年雕琢,将目 前爷爷存世的绝大多数文字收录于《汪曾祺全集》 中付梓,按照时间脉络系统梳理了他的创作历 程。而这次编辑出版《别集》,是亲故和资深"汪 迷"对于汪曾祺作品的解读,不拘文体,不依时序, 更多凭的是作品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味道"。

《晚饭后的故事》一册,收录有序跋、书信、小 说,解析了老头儿的创作理念,也通过作品反映了 他在家乡蒙学、至上海任教、到北京后在京剧院就 职等时期的生活和思想。我最偏爱的两篇是《安 乐居》和《小芳》,无关作品水准,只因为文字留存 着我在爷爷身边生活最美的回忆。每次读起,总 觉得自己还是那个"谁见了都喜欢,都想抱抱"的 小丫头,天天缀在爷爷身后当条小尾巴,跟着他去 安乐林荡秋千、到安乐居买酒菜,拉着好脾气的小 芳阿姨去楼下翻沙挖土、拔草喂兔子。 可惜,现下 的我与文中描述相符的大约只有"很结实,胖乎乎 的"一句了,呜呼哀哉。

老头儿说自己外出喜欢捡石头子儿,从海边, 从火山湖畔,从沙漠,选时觉得新鲜得趣,带回家看 多了便觉得没了意思,最后不知下落。他这个习惯 我印象不深,但父母家里确实有只天青的椭圆盆 子,并里面的青白鹅卵,都是我年幼时从爷爷那里 "抄"来的。每到年关,就会被翻找出,清冼干净,栽 上两颗圆滚滚白胖胖的"蒜头",上元前后,便有丛 丛洁白的六瓣花朵绽放,伴着一室幽香。

我想,写作也罢,读书也罢,都是一场"边捡 边丢"的旅程,究竟是灰突突的破石头,还是价值 连城的宝矿,全凭当时当日的场景与心境。有些 石头子儿,当时看来没有什么保留的价值,流年经 转,却发现已成为楔在生命中的印刻;当然,若日 后喜爱不再,被孙女拿去过家家,或是压了花盆, 也是一份妙趣。

庚子年的春节来得早,又是栽水仙的时候 了。待到元宵花开,正是老头儿的百年诞辰。